《西游》里的太上老君

陈大康

奇,悟空问道:"你这钯可是与高老家做 园工筑地种菜的?"沙僧鄙夷地说:"看 你那个锈钉钯,只好锄田与筑菜",而银 角大王认定"你会使这钯,一定是在人 家园圃中筑地,把他这钯偷将来也"。 八戒则得意地介绍道:这是"上宝沁金 钯","老君自己动钤锤,荧惑亲身添炭 屑"。火德星君烧火,太上老君抡锤,天 下有什么兵器的出身能如此高贵。八 戒在通天河变成小女孩一秤金,面对灵 感大王却能立即"现了本相,掣钉钯,劈 诀",变化功能并不亚于金箍棒。豹头 山黄狮精是个识货的妖怪,他偷去悟空 等人兵器,庆贺会却叫"钉钯会","正中 间桌上,高高的供养着一柄九齿钉钯", 金箍棒与降妖杖则分搁两旁。

不过,九齿钉钯还是比不过金箍棒, 这已为《西游记》中各次斗战所证明,而 且金箍棒的出身也毫不逊色。悟空曾自 豪地告诉狮驼山的狮精:"你若问我这条 棍,天上地下,都有名声";又进一步具体 介绍道:"棒是九转镔铁炼,老君亲手炉 中煅。"原来,金箍棒也是太上老君亲自 抡锤锻造的。沙僧的宝杖另有来源,是 吴刚将月宫里梭罗树伐下一枝,由鲁班 制造而成,也算是神品一件

东汉张道陵创建道教,其《老子想尔 注》称,"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 这可能是太上老君最早的出处,他是老 子的神格化,是道家的精神领袖,神话小 说《西游记》很自然地会写到他,可是作 品中的太上老君已纯然是小说人物,相 关描写大多在道家典籍中找不到依据, 抡大锤打造九齿钉钯与金箍棒就完全是

太上老君看来没少干铁匠活,锟钢 抟炼的金钢琢、金毛犼颈上紫金铃等也 都出自其手,但他主要营生似乎还是炼 丹,悟空去求还魂丹时,就"只见那太上 老君正坐在那丹房中,与众仙童执芭蕉 扇扇火炼丹哩",这应是兜率宫里日常 景象。炼丹是个工夫活,太上老君训斥 悟空时说,仙丹并非"是那里土块拨 的,这等容易"。他费时费力地积了五 个葫芦的九转金丹,准备献给玉帝开 "丹元大会",却被悟空"如吃炒豆相似" 鼓捣完了,这岂不心疼。玉帝的金丹需 求量也很大,二郎神擒拿悟空有功,得 到的赏赐中就有"还丹百粒",够太上老 君炼一阵子了。

悟空能顺利地偷吃金丹,是因为"那 老君与燃灯古佛在三层高阁朱陵丹台上 讲道,众仙童、仙将、仙官、仙吏,都侍立 左右听讲"。燃灯古佛可不是能随意请 得动的人物,他是释家三大佛中的过去 佛,是现在佛如来的老师,他能应邀来讲 学,凸显了太上老君在道家中的地位。 兜率宫众人全去听讲,没人看守那五个 外,没想到悟空却不懂什么规矩。

太上老君与道教大佬当然也频繁联 系,太乙救苦天尊喝的轮回琼液就是他 送的,喝了此酒"该醉三日不醒";由"紫 鸾常寄老君经",可知与镇元大仙也有书 信往来。镇元大仙的徒弟为"三清是家 师的朋友"而骄傲,"三清"是指元始天 尊、灵宝天尊与太上老君。唐僧来到五

很多人都对八戒的九齿钉钯感到好 庄观时,镇元大仙正好应元始天尊之邀, 害,语言不的,该他一世无夫!" 率领众徒前往弥罗宫中去听讲混元道 果,太上老君也当在应邀之列,道家学术 会议的举办还是蛮频繁的。

作品中太上老君与观音交往的描写 二郎神已占优势,观音得意地与太上老 君说:"贫僧所举二郎神如何?"她表示将 出力相助,用净瓶去砸悟空的脑袋。太 上老君反驳道:"你这瓶是个磁器",若撞 着金箍棒"却不打碎了"。他取下胳膊上 的金钢琢,称用它砸更稳妥,而且不等观 荐二郎神的建言就有点逊色了。

太上老君锻炼过许多宝贝,对那净 瓶杨柳委实有点瞧不上,还为此与观音 打过赌。观音曾告诉悟空:"当年太上老 君曾与我赌胜:他把我的杨柳枝拔了去, 我拿了插在瓶中,一昼夜,复得青枝绿 叶,与旧相同。"观音胯下金毛犼颈上的 紫金铃,很可能就是这场赌斗赢来的彩 头。这是"八卦炉中久炼金"的至宝,金 毛犼仗着它让悟空吃了不少苦头。

观音主动谈起如何赢了太上老君, 可是她没告诉悟空,后面将有金角大 徒并不知道西行障碍是观音的设置,但 等悟空降服妖怪后,太上老君毫不客气 地说出了内情:"此乃海上菩萨问我借 了三次,送他在此托化妖魔,看你师徒 可有真心往西去也。"不管是有心还是 无意,这番话语成功地引发了悟空的不 满:"这菩萨也老大惫懒……他曾许我

不过胯下的青牛下凡作祟,却是太 上老君的失职。仗着当年砸过悟空的金 钢琢,青牛将金箍棒与众天神的武器法 宝一股脑儿地全套走了。悟空等人无奈 之际,降龙、伏虎二罗汉才说出如来的吩 咐:只要去兜率宫找太上老君,"庶几可 一鼓而擒也"。原来,牧童在丹房里拾得 一粒丹,吃后昏睡七日,青牛乘机溜了。 此丹名七返火丹,实是强效安眠药,不知 老君炼它干嘛?如来对兜率宫发生的事 了如指掌,太上老君自己却懵懵懂懂,寥 寥数语,已隐含褒贬之意。作品曾写到 如来与太上老君的相遇,那是降服悟空 后,玉帝开了个"安天大会",如来"高坐 七宝灵台",太上老君与元始天尊、灵宝 天尊及众仙"都捧着明珠异宝,寿果奇 花,向佛前拜献",两者地位已非比肩。 如来还有点看不上太上老君,他向灵山 众人宣扬镇压悟空功绩时还埋汰道:"老 君用火锻炼,亦莫能伤损。"不过,作者对 如来也少有敬意,前不久还让孙猴子在

他手掌上拉了泡尿。 其实,无须如来出场,太上老君凭借 法力足以"高坐七宝灵台"。后来他身边 童子化身银角大王,捧出紫金红葫芦叫 声名字,就将悟空装了进去,"只消一时 三刻,就化为脓了",羊脂玉净瓶也同样 能装人。此外抛出幌金绳,就能将悟空 捆得死死的,芭蕉扇一扇,便可让人力软 "没棒弄了"的悟空顿时"朦胧失主张" 可是太上老君相助二郎神时没用这些强 横的法力,只是拿金钢琢当石头般地砸 悟空,擒拿功绩还是留给二郎神。倘若 他轻而易举地就占据首功,大力举荐二 郎神的观音就会感到索然无趣,屡屡损 到急难处亲来相救。如今反使精邪掯 兵折将的玉帝也脸上无光,今后关系不 排他们干的。

大好相处。首功对于太上老君并无多大 意义,他身边的寻常物件也都是法宝: "葫芦是我盛丹的,净瓶是我盛水的,宝 剑是我炼魔的,扇子是我扇火的,绳子是 我一根勒袍的带。"但它们拿出来就是大 杀器,不可轻易示人,紫金红葫芦、羊脂 玉净瓶之类更不能露形。叫声名字就能 将人装进去化为脓水,这样的威慑力一 旦显示,今后太上老君与人打招呼,天上

诸神乃至玉帝、王母,他们应还是不应? 作者将兜率宫安排在天宫中,天廷 之主玉帝与道教领袖太上老君则以君臣 之礼相处,后者并非至高无上的独立存 玉帝,"玉帝即同王母出迎",而太上老君 则口称陛下,规规矩矩地"朝礼"。他炼 成了九转金丹,立即想到的是"伺候陛下 做'丹元大会'";玉帝将擒获的悟空交与 太上老君,作者又写道:"老君领旨去 讫",其汇报则用"奏"字概括。玉帝处罚 奎木狼时,将他打发到兜率宫去烧火,显 然是将那儿也视为自己的管辖地,而太 上老君锻造了九齿钉钯等兵器,也都是 呈送玉帝,由玉帝赐予八戒诸人。

诸神中,大概只有悟空与太上老君 互相看不顺眼。悟空一到兜率宫,太上 老君便立即吩咐:"各要仔细,偷丹的贼 又来也。"悟空的偷吃破坏了他进呈玉帝 开"丹元大会"的计划,实是可恨,而悟空 钢琢砸脑袋、八卦炉里烧了四十九天,而 金、银角大王与青牛怪又是取经路上的 严重威胁。在车迟国,悟空尽情地发泄 了对太上老君的不满,他让八戒将三清 的神像全都扔进了茅坑,"享些秽物,也 做个受臭气的天尊",还起了个名字叫 "五谷轮回之所"。当然,这都是作者安 这些年画草木多了, 画熟了,

小寒大寒在元月。"小寒,一候梅 花。"由画梅开头——我全是对景写生 式现场作画,梅花取自离我家和省电视 台不远,隔着花园路主干道的大道西 边一爿小梅园,年年过了阳历年就先 开的一种白色微黄的小树梅花。甫-开手兴致勃勃的,接着就遇到困难,山 茶花之后,暂时还没有水仙花开花。 过年养水仙,意在和梅花蜡梅佛手木 瓜等等,凑一个"岁朝清供"的,刻下则 还是短蒜苗一般的碧绿嫩苗,开了刀 纹的白胖水仙球,白生生似新鲜的兰 州百合。曰:小寒三侯,梅花、山茶、水 仙;大寒三侯,瑞香、兰花、山矾;立春三 候,迎春、樱桃、望春……诸如此类,开 花的间隔虽不相同,问题还不大。要命 的是郑州没有山矾,我在公园和花卉市 场里也找不到。

搁过去,近的就从本世纪开头说 起,梅花、山茶和瑞香,腊月里郑州露天 几乎没有。少量梅花,寥若晨星,3月 初梅花才见花。荏苒这些年,斗转星 移,梅花和山茶露天开放,应季而开且 开得很好。红山茶更早,年年11月下 旬就开花了。瑞香也有人尝试露天栽 植。即使不说正宗开紫花的金边瑞 香,那又名黄瑞香的结香,这些年和八 角金盘露天生长开花,它在春节过后 与辛夷同时开花,没有一点问题了。 只不过,瑞香常绿,黄瑞香结香是落叶

没有山矾怎么办? 生生是掉链

清人陈淏是杭州人,他的《花镜》里 有山矾。《花镜》这样说:"山矾花,一名 芸香,一名郑花,多生江浙诸山。叶如 冬青,生不对节,凌冬不凋。三月开白 花,细小而繁,不甚可观,而香馥最远, 故俗名七里香,北人呼为玚花。其子熟 则可食。土人采其叶以染黄,不借矾力 而自成色,故名山矾。"而民国黄氏父子 的《花经》里没有,黄岳洲、黄德邻父子 系奉化籍贯而长居上海者。《花经》承接 《花镜》的文脉,展现二十世纪开头的上 海园林图景。

我继续查书查资料,可是,《珞珈山 植物原色图谱》(2012)没有,《复旦校园 植物图志》(2015)也没有。我猜,当下 人们猎奇好事,绿植成风,武汉和上海, 犄角旮旯里或许有了,不过不入两地正 宗园艺人的法眼而已。山矾上户口,尚 有个时间过程

-物多名,和一名多物,乃植物界 普遍现象。到处开得很妖娆很热闹的 长春花也名山矾,然而它是草本,冬天 在郑州就枯死了;木本常绿的海桐开花 也有人叫山矾,也与《花镜》状描不符 相差甚远。论大名头,在李时珍说山矾 的基础上,吴状元《植物名实图考》直截 了当,说山矾即春桂:"黄山谷以其叶可 染,不假矾而成色,故更名山矾。"

曾说这些年来,我已经陆续有了四 面八方的草木朋友。近年微信和公号 风行,读图识花就更方便了,顺风顺水 的。我的参考坐标,包括浙江宁波的 "小山草木记"。今年春节前,他分享了 一组冬春交接之际,当地早开的花木花 草,山矾开细碎白花是灌木藤本。另外 的交流渠道里,山矾俨然是粗大乔木, 开花若流苏缤纷下垂,似天女散花。

开花,很香很清冽很文人,又不同于蜡 梅和梅花的一种花香。

郁香忍冬是忍冬科忍冬属半常绿 或落叶灌木,这点与贴梗海棠、醉鱼草 相似。大者高达两米开外,花后结果, 也叫大金银花和四月红。我在郑州两 处追踪观察郁香忍冬,一是东边的"郑 州之林"大绿地,这里很开阔,十年树木

止复员,得而复失。改乘火车汽车,由宝

鸡洛阳到浦口,路上相当吃力。而汽车

亦被截止登记。(本来很容易,自约廿五

人,包一车,次日即开)现在只有飞机一

路有望,(正在寻找九牛二虎,可惜所识 牛虎均已回京沪,此间小机关反而难

弄。)以期早日成行。一有头绪,当即先

函奉达,报告动身日期,余面罄。(2月16

见成效,同期的常青树,石楠、香樟、大 女贞、桧柏、桂花、枇杷、蚊母等等,绿树 成荫,已经长大了。南紫薇和各种槭树 枫树,不同的玉兰,紫丁香与暴马丁 香,等等,花开争奇斗艳。此地有一片 郁香忍冬,冬日里落叶而萌芽开花早 早。另一处是旧称西郊的碧沙岗公 园,张恨水当年过豫,坐着黄包车寻踪 游园经过,乃北伐军将士喋血埋骨之 墓园演化而来,冯玉祥的题字还在,后 来聂荣臻亦书碑褒扬。这个公园精 美,有一个园艺单元,背风且向阳,林 荫深处有郑州最好的郁香忍冬,春节 时也郁郁葱葱的,正月里开花,没有粉 蝶却有细蜂野蜂飞来采蜜。元宵节耍 兔子灯那几天,我特地跑到这里,冲寒 连画数纸郁香忍冬开花。

花信

金银花家族,出产药材的金银花是 攀缘与灌木状,金银木和郁香忍冬是灌 木。金银花三姊妹,目前在郑州是半常 绿状态。金银花黑色果实若龙葵的果 实,但不常见;郁香忍冬的小红果被疏 忽了;最艳最红最稠密之金银木结果, 红艳艳一直持续到腊冬春节前,是鸟雀 越冬的美味美食之一

郁香忍冬,包括东南和长江流域在 内分布广泛,比山矾普遍。这个可以有 上海、南京、杭州、武汉,到处都 有。我在异地见过,在郑州还没有见过 它花后结实。4月里心形红果实,那比 樱桃成熟似乎还要早一点。因为这次 作画,今后我会特别关注郁香忍冬开花 结实的动静。人总是要有点寄托和牵 挂吧,那我就拜托不止这两处的郁香忍

冬了! 呲牙。呲牙。偷笑。偷笑。 啰嗦这么多,我是为自己找台阶, 尝试着拿郁香忍冬来替代山矾。论品 位和形色,私以为它足以和山矾打个

下面,雨水三侯,菜花杏花李花; 惊蛰三候,桃花棣棠蔷薇;春分三候, 海棠梨花木兰;清明三侯,桐花麦花柳 花;和谷雨三侯,牡丹荼蘼楝花,郑州 一个不少。

但花节奏和书面不同。郑州雨水 节气过后,辛夷即望春玉兰,和樱桃才 次第见花。杏花李花,开于惊蛰前后。 阳历3月百花争艳,一股脑儿爆炸式发 花,开花的品种与节奏,实在没办法分 别先后,哪里是五天一节奏!怎么 说?就像老式手工火鞭,大小炮仗,逐 一都是手工搓成的。过年放鞭的时 候,弯着腰半捂耳朵,手持点燃的线 香,小心翼翼对着炮捻儿,看见星星点 点出花了,人赶紧跑开跑到远处看,火 鞭冷不丁响起来然后炸豆一般进入高 潮,疾风暴雨疯狂连响,猛响一番。尤 其那殿后的大雷炮"砰砰啪啪"响得震 耳欲聋。炮纸碎红碎一地,连着燃放 的黄毛纸和燃过的灰白色火药痕迹, 一地冲鼻的火药味。村镇村庄,顿时 是火鞭燃放的世界。

气候暖化的原因,叠加世纪之交的 城市化高潮,扩大了"热岛效应"。还有 雨线北移,秋冬之际雨水变多,郑州四 季有花成现实,活生生的。另外,郑州 及河南各地的园林建设和绿化,文明城 市创建,无不以江南和南方为借鉴目 标。于是,这就有了甘草居2023郑州 版的二十四番花信风。

2023年2月26日于甘草居





(国画) 黄宾虹 浙江省博物馆藏

《风报》是一种综合类小报,1947年 5月1日创刊于上海,社长李嵩年,风报 丰子恺与《风报》 社出版,影艺出版公司经理发行,馆址位 于吴江路66号。从第1号至第4号,报 眉有"试报"字样。1949年4月26日出 版的第572号,是目前所见最后一期。

黄山写生

陈建军

丰子恺曾在《风报》上发表了五篇散 文和一组手札。

五篇散文为《汉口的谎报》《洞中的 惨史》《警报作媒人》《与尸为邻》和《蜀道 日第5号、第6号、第7号,《洞中的惨史》 载5月7日、8日、9日第7号、第8号、第9 尸为邻》载5月13日、14日第13号、第14 号,《蜀道奇遇记》载5月15日、16日、17 日、18日第15号、第16号、第17号、第18 号。五篇散文中均附有插图(漫画),共



奇遇记》,均刊于《风报》第1版。其中, 和《蜀道奇遇记》,已收入海豚出版社 去吃素斋。饭前,他倚栏闲看,"忽见一 承示王先生嘱画,今日乘兴写遵义景一 《汉口的谎报》载1947年5月5日、6日、7 2016年10月版《丰子恺全集》,另两篇则 只游船向湖心亭埠上停泊",使他大吃一 幅,随函附上,并附一信,均请代奉,至于 而复得者数四,原因,半为停止复员令及 为新发现的集外文。

1938年春,丰子恺住在汉口开明书 日、12日第10号、第11号、第12号、《与"沈雁冰在广州被炸死了!"沈雁冰(茅 盾)是丰子恺的老友,沈夫人孔世珍(德 沚)小时曾在丰子恺的大姐所办学校里 读书并寄宿在他家里。丰子恺闻此消 息,异常悲愤。后一王君对他说:"昨天 在广州被炸死的,是孙寒冰,不是沈雁 《洞中的惨史》(又题"防空洞中所 冰。""孙寒冰"与"沈雁冰"发音近似,原 写的就是这件事。

《警报作媒人》逐次记述了与一对夫 耳边有一块纽扣大小红痣。后来,丰子 通、第11-14通抄录如下: 恺应浙江大学之聘,从桂林迁居宜山。 丰子恺逃到都匀。都匀没有山洞,警报 来时,常到荒山里去躲避。有一次,他坐 在大树下,"忽然发见黑痣和红痣并肩而 273号) 来"。1942年冬,丰子恺到了重庆。一 天,他在歌乐山车站等汽车,竟又遇到了 这对男女。1947年5月,丰子恺寓居杭

号,《警报作媒人》(下图)载5月10日、11 店的楼上。一天下午,一位店员告诉他: 丰子恺以"八年乱离草"为总题所发表的 得汇还,请为暂垫,他日稿费上扣还,至 散文还有《"艺术的逃难"》《沙坪小屋的 要至要。 鹅》和《宜山遇炸记》。《八年离乱草》是丰 子恺计划写作的一本随笔集,曾被列为 "导报丛书第三种"。丰子恺编辑的上海 《导报》月刊1946年8月1日第1卷第1 期登过出版广告,内中称"本书收集丰先 生胜利后随笔三十篇,都十万言,每篇由 闻")、《与尸为邻》(又题"陪都觅屋记") 来是那位店员听错了。《汉口的谎报》所 丰先生精加插图,用连史纸精印,线装 本,刻编辑中,即将出版",惜未果。

今日为弟居沙坪坝之最后一日。明 宜山警报更多。有一次,在江边一个洞 晨即离此屋,迁入城中开明书店。文章 里,他又看见了这一对男女。南宁失守, 已写了两篇,每篇三千言,久不写作,速 七八月间无好转,则北行之事只得暂 度不高,况插图未绘,只得入城后寄出 了,恐尊处盼待,特先奉达。(2月1日第

示奉到,二百万元亦收到,全文及插 足矣。(2月15日第283号) 图廿九日一定航空寄出。因新迁入城, 州西湖。一个雨天,湖心亭的和尚请他 人事纷乱,故预计须廿九日可完成也。

惊的是,"载来的正是黑痣红痣的一家"。 笔润万万不可收,即对外人收润亦不需 这五篇散文,总题"八年乱离草"。 此数,即恳先生代为将二百万元璧还,免 重价不愿买黑票。今决心放低标准,不求

长江水位又低,轮船尚未畅通,飞机 亦机会难得,故弟返沪之期,拟再略缓, 开,今日已缴费,故决不落空也。倘肯早 况展览作品尚未齐全,趁此候船之暇,稍 事整理,亦两便也。(2月5日第277号)

左嘴角上生一粒仁丹大小黑痣,女的右 平事迹的重要史料。兹将第2通、第4 约在七月初,已托民生公司设法五人舱 上的一组手札中也可略知一二 位矣。(2月14日第282号)

> 弟原拟卜居北平,今内乱如此,倘 缓,而在沪杭一带卜居,能与先生法邻, 共数晨夕,诚属至佳,但倘房屋有限,则 弟到沪后,一二月内必可另觅住处,总

弟时运不佳,轮船已到手,忽下令停 子恺全集》。

日第284号) 旬日来物色交通工具,得而复失,失 中航工潮之故,半为贪快适想坐飞机,惜 舒适,但求速行,决于六月卅日乘汽车到 宝鸡,五天。改趁火车到南京,三天。七 月十日左右当可抵沪相见。车系约伴包

1946年4月20日, 丰子恺卖掉沙坪 拙稿俟十万言出单行本,甚好,到沪 坝小屋,迁居重庆开明书店栈房。7月3 后面谈。房子问题,此乃弟归计中最大 日,乘汽车离开重庆,取道绵阳、广元至 问题,家有五人,至少需二个房间,弟更 陕西汉中、宝鸡。8月1日,乘火车抵开 一组手札,共16通,连载于《风报》 定到沪后住公寓,赴杭省问亲友后,即赴 封。后患病十日,病愈而战乱忽起,遂西 妻相见的情状,极富传奇性:1938年夏, 1948年2月1日第273号至2月19日第 北平卜居,如能沪上找到房子,则在沪久 返郑州,乘平汉车,于20日到汉口。9月 丰子恺在桂林,一有警报即逃入山洞。 287号第2版,总题"雁来鸿"。这组手札 住,暂不赴北平亦可也。弟今无家可归, 15日,终于回到上海。从离渝到返沪, 一次,在山洞里看见一对青年男女,男的 作于1945至1946年间,是了解丰子恺生 又无职业牵累,故可到处为家。归期大 历时两个多月。其一路艰辛,从《风报》

走此路,一月前已抵沪矣。(2月17日第

这组手札都无抬头(收件者),信末 也未署写作时间。经查,《风报》上的第 1通、第3通、第7通、第9通,均是丰子 恺写给上海《导报》编者的,此前曾在 《导报》半月刊上发表过(《风报》所刊, 多系节录)。最后一通,即第16通,曾 载上海《礼拜六》周刊1946年12月7日 之,只求初到时有安身之处,不致彷徨, 复刊第54期之《礼拜六副刊》第1号,是 丰子恺写给该副刊主编周天籁的。除 这5通之外,其余11通均不见收入《丰